

此刻，一辆土不糊糊的警车，不合时宜地跑到了连霍高速的滨江入口。

平日里，警车上高速是不消缴费的。这辆看来心急火燎的警车，眼看都已经开到跟前了，挡车杆竟然丝毫没有抬起的意思。

警车跑到挡车杆跟前，不能再往前走了，被迫停下来之后，又往后边倒了一米来远，待车倒到收费亭的窗口跟前，司机点了一下刹车，摇开车窗玻璃，将着鼻子，递上了自己的工作证：“中州，急事！”他说完之后，又自言自语地咕哝道，“你又不收警车的费，为什么不放我过去？”

此刻，在收费亭子里坐着的标致闺女，把自己的美丽，当成了傲慢的资本，甚至连看都不看、接都不接司机递上的工作证，心里想道：“看你那德性，急什么呀你急？”她摆摆手，心里那样想，嘴里这样说，“对不起，同志，没办法，为了确保交通安全，省‘高管局’命令，关闭全线所有入口！”

司机央求道：“同志，不是有急事嘛，通融一下，好吗？没急事，谁来赶这‘夜’路呀？”

“没办法，我本人也很想让你过去，可我还是爱……爱莫能助……”

小司机尴尬地咧了咧嘴，“蜷”回了他的工作证，不再言声儿了。

车里，何水清的脸，阴得比外面沙尘暴的颜色还重。他那可怕的神色里，饱含着对检察工作的热爱，饱含着对他的下级因工作的出色反而受到“无理提拔”的愤怒和无奈。

高速不通，没办法，坐在车里的何水清，阴沉着他的老脸，只好拨起了省检察院蔡明扬检察长的电话。

“蔡检，我去省院找您，有十三分要紧的事情。可沙尘暴闹得黑天黑地的，高速公路封了。请您给省‘高管局’的李朝局长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放我过去，你们熟识，他会开恩的！”

“你和工作人员商量商量呀！”

“她像咱们的汤清丽一样忠于职守！”

两分钟之后，仅仅过了两分钟，收费亭里的那个小美人儿，在接过一个电话之后，看看我们的司机小帅哥儿，小嘴儿一撇，又酸不拉唧地微微一笑，手一动，挡车杆儿就“呼”地一下，很有礼貌地慢慢抬了起来。土灰色的警车，像刺猬一样爬了过去。

土灰色的警车超越大货。

土灰色的警车超越“土黑轿车”、“土红轿车”、“土蓝轿车”、“土绿轿车”……

何水清在省检察院找到了检察长蔡明扬，将事情的原委原原本本汇报了一

遍，蔡明扬对何水清说：“我告诉你老何，你可不要轻看了这个事情。你先回去，让清丽同志先歇两天，让我再想想办法！”

何水清无奈地点了点头，说道：“好吧，也只有这样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我等着您的消息！”

何水清走了，蔡明扬和滨江市委书记王明林同志通了一阵子电话，然后又找来了省检察院的政治部主任任红亮，问道：“任主任，咱们省院在基层检察院遴选检察人员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见检察长问他，任红亮郑重地说道：“蔡检，这项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可以如期圆满完成任务。我正准备向您汇报呢！”

蔡明扬看看任红亮：“汇报是汇报，有个具体的要紧事情，你给办一下。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你要亲自来办。就是滨江市检察院反贪局的女局长汤清丽同志，在下边的办案过程中，遇到了点麻烦，市委个别别人把她调到煤炭局当党委书记去了。你要千方百计，以最快的速度，把她给我调到省院里来，然后咱们再派她下去，把那个案件彻底给办了！我告诉你，你可不要轻视了这件事情。记住了吗？”

任红亮连连说道：“好好好，记住了蔡检，我马上就去滨江，马上就去滨江！”

16

王明林从省检察院蔡明扬检察长打电话的口气中，听得出来，他对市里把汤清丽调到煤炭局工作，不大满意。就立马找来了市委副书记凌志先。

“我说凌书记，你是怎么了？我不是让你征求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再说嘛，啊？你是怎么搞的？难道你没有征求人家老何同志的意见？你怎么不征求人家主管的意见，就胡乱动人？你知道不知道，人家省检察院的检察长都不高兴了，都打电话过问起这个事情来了！”

凌志先把他的扫帚眉狠狠地耸了几耸，说道：“不、不是，王书记，我不是想着你好、好不容易把北方同志给培养起来了，人又不错，而且工作能力很强，群众威信很高，不能叫检察院把一个这么好的年轻领导干部，轻而易举地给扼杀掉了！对不对？你想想你和他的关系，我也是出于好心呀！”

凌志先一语中的，戳到了王明林的痛处，让他又少有了地发起了牛脾气：“你……志先同志，你说什么？你说检察院什么？你、你、你好个屁心，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了嘛，啊？和我关系好，有问题就可以不查了？”

“小胡怎么了?”

“小胡跳、跳楼了!”

“啊，你说什么?”听说小胡跳楼了，汤清丽顿时紧张了起来，“难道小张老史他们没有看好?”嫌疑人跳楼，她汤清丽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尽管小胡的案件是市院另外安排人员查办的，可办案安全的最高责任人，还是她汤清丽。

小田说：“他们盯得紧着呢！小胡去厕所，小张老史也跟进了厕所。你知道老史有低血糖的毛病，到了厕所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他蹲到地上系鞋带，系好之后，直起身子的时候，可能是直得猛了一点，突然头一晕，便一头栽到了地上，把脸都给磕烂了。小张慌忙去扶老史，小胡这时就趁机窜出厕所，紧接着，就跳了楼了！”

汤清丽看看小田，严厉地问：“现在人是死是活？”

小田说：“他摔断了三根肋骨，摔伤了左腿，没有生命危险！”

听说小胡没有生命危险，汤清丽长嘘一口气：“为了确保办案安全，我们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必须在一楼的讯问室和询问室进行，为什么把小胡安排在楼上讯问？”

“咱们一楼的讯问室，不是还不太符合上级的安全达标要求吗？这几天，院里正在统一对一楼所有的讯问室和询问室进行安全达标的彻底改造和装修，临时上的楼。”

汤清丽说：“你看看，就这么个空子，可让他小胡给钻上了。走，小田，看看小胡去，通知家属了吗？”

“已经通知过了。”

“走，到医院看看他去。”

两个人开着车，不一会就来到了医院。汤清丽把一大嘟噜补品放在床头柜上，把腰弯在小胡的病床跟前，问道：“小胡，怎么样？”

小胡红着脸，眼睛里汪满了泪水，什么也没说，把脸扭到了床里边。

汤清丽安慰他道：“小胡，你干着反贪，为了那区区五万块钱，不值得呀！你父母供你上学容易吗？他们为了供你上学，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变卖了，你算算，你总共才干了几年的工作，为了那不干不净的五万块钱，却栽在了这个小小的阴沟里……”

听着听着，小胡突然往被子里一钻，号啕大哭起来。

小田给汤清丽使使眼色：“汤局，叫小胡哥歇着吧，咱、咱们回旅馆去吧？”

汤清丽点点头，说：“小胡，不要太难过，你还年轻，往后的路还长着呢，从哪里跌倒，只要能记着从哪里爬起来就行了！什么道理你都懂，争取有

一个好的态度，争取宽大处理。你好好养伤，我们先走了，改日再来看你。你说好吗？”她说着，和小田一起，走出了病房。走到病房门外，她又轻声交代看护小胡的两个小警察，让他们严加看管，注意防范，确保安全。

从医院出来，走到路上，小田问汤清丽说：“汤局，我怎么就搞不清楚，小胡哥有时候挺积极的，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啊？”

汤清丽慢慢说道：“小田，他和王红章不是老乡吗？我们刚开始初查望北方案件的时候，小胡觉得望北方是个县委书记，王红章在县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于是，他就抱着讨好王红章，更是讨好望北方的想法，简单地透露了一点点我们来调查望北方案件的信息。王红章就把小胡这一点点‘友好’的表示，当成了敲门砖，缠住小胡刨根究底，问这问那。小胡是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另外，王红章知道小胡的家境不是太好，作为酬谢，就弄了五万要给他，但是他没敢收。后来，当他听王红章说望北方给我送了一个价值五六十万元的金佛爷时，他的心里就起了‘毛’了，认为我平时对大家要求极严，而自己却又收受嫌疑人的巨额贿赂，认为我要了弟兄们，骗了弟兄们。王红章在伤害了俺家明明、被公安刑事拘留的前几天，再次给他送钱行贿，他就伸出了自己肮脏的双手。”

小田问汤清丽说：“哎，汤局，王红章给他那五万，到底是王红章自己的钱呀还是望北方的钱？你知道吗？”

汤清丽看看小田：“谁的钱？我看谁的也不是，很有可能是某个单位的钱。”

小田问：“为什么说是单位的？”

汤清丽说：“王红章不可能拿着自己的钱替望北方上给小胡。五万呀，那可不是个小数目。王红章自己的财政状况也不是很景气，向望北方要，他王红章和望北方的关系那么的好，他又张不开口。在县里，他也算是个有权有势的监察局副局长，能扼住下边一些人，或者说个别人的软肋，说不定早就变着戏法，在某个单位出账了！这些年的贪贿案件，多有这种情况。”

小田点点头：“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汤局，你再说，小胡为什么不惜冒着自己违法犯罪的风险，去销毁案件材料呢？他是吃错药了还是脑子里进了水了呢？”

汤清丽也点了点头：“小田，你问得好。小胡也是个老好人，收了王红章的五万块钱，就心想着单单透露点无关紧要的信息，太对不起人家王红章了。况且，王红章又因伤害明明的事情栽进去了，就更让他的心里觉得不安了起来。于是，就寻思着要为望北方做点什么的。因此，他的胆子也就慢慢地大起来了，心想自己在案件中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就开始琢磨起暗的来了……”